郁離子

上

仁3
781
1

甲 D仍3
號 781
卷 1

郁離子序

郁離子者誠意伯劉公在元季時所
著之書也公學足以探三才之奥識
足以達萬物之情氣足以奪三軍之
帥以是自許卓然立於天地之間不
知自視與古之豪傑何如也年二十

已登進士第有志於尊主庇民當是時其君不以天下繁念慮官不擇人例以常格處之嚇不能有為已而南北繹騷公慨然有澄清之志藩閫方務治兵辟公參贊而公銳欲以功業自見累建大議皆匡時之長策而當國者樂因循而悅苟且抑而不行公遂弃官玄扉居青田山中發憤著書此郁離子之所以作也郁離者何離為火文明之象用之其文郁如然為盛世文明之治故曰郁離子其書總為十卷分為十八章散為一百九十

五條多或千言少或百字其言詳於
正已慎微脩紀遠利尚誠量敵審勢
用賢治民本乎仁義道德之壹明乎
吉凶禍福之幾審乎古今成敗得失
之跡大槩矯元室之弊有激而言也
牢籠萬彙洞釋群疑辨博奇詭巧於
比喻而不失乎正驟而讀之其鋒凜
然若太阿出匣若不可玩徐而思之
其言確然鑿乎如藥石之必治病
斷乎如五穀之必療饑而不可無
者也豈若管商之功利申韓之刑名
儀秦之捭闔孫吳之陰謀其說詭於

聖人務以智數相高而不自以為非者哉見是書者皆以公不大用為憾詎知天意有在挈而畀之維新之朝乎皇上龍興卒以宏謨偉畧輔翼興運及定功行賞疏土分封遂膺五等之爵與元勛大臣丹書鐵券聯休共

美於無窮不其盛哉傳有之曰楚雖有材晉實用之公之謂也初公著書本有望於天下後世詎意身親用之雖然公之事業具于書此元之所以亡也公之書見于事業此皇明之所以興也嗚呼一人之用舍有關於天

下國家之故則是書也豈區區一家
言哉一夔蚤嘗受教於公後謁公金
陵官寺出是書以見教一夔駭所未
見愧未能悉其要領今公已薨其子
仲璟懼其散軼以一夔於公有相從
之好俾為之序顧一夔何敢序公之
書然浔繫名於簡編之末亦為榮幸
因不讓而序之公諱基字伯温括蒼
人若其言行之詳官勛之次則具在
國史茲不著

洪武十九季冬十有一月門生杭州
府儒學教授天台徐一夔謹序

郁離子卷之上

開國翊運守正文臣資善大夫御史中丞兼弘文館
學士誠意伯青田劉基著
甌粤 鄭 能拙卿校刊

千里馬第一

郁離子之馬孳得駃騠焉人曰是千里馬也必致諸內廄
郁離子悅從之至京師天子使大僕閱方貢曰馬則良矣
然非冀產也寘之於外牧南宮子朝謂郁離子曰意孳之
山寔是帝之明都爰有紺羽之雛菟而弗朋惟天下之鳥
惟鳳爲能雇其形於是道鳳之道志鳳之志思以鳳之鳴

鳴天下棄鳩見而謂之曰子亦知夫木生之與土偶乎土偶
古聖人以木生事神後世乃易以土偶非先主之念慮不
周於今之人也苟求諸心誠不以貌貴而今反之矣今子
又以舌反之弗鳴則已鳴必有戾卒鳴之咬音交然而成音
拂梧桐之枝入於青雲激空穴而殷巖嵷吾江切松杉柏楓
莫不振柯而和之橫體竪目之聽之者亦莫不蠢蠢爲鰲
五高切聞而大惕畏其擠已也使鸙讒之于王母之使曰是
誰而奇其音不祥使鴟旦逐之進幽昌爲誰委羽于海濱
鷸鷸遇而射之中脰音豆幾死今天下之不內吾子之不爲
幽昌而爲誰也我知之矣

郁離子憂須麋進曰道之不行命也夫子何憂乎郁離子
曰非爲是也吾憂夫航滄溟者之無舵工也夫滄溟波濤
之所積也風雨之所出也鯨鯢蛟蜃於是乎集夫其負鋒
鋌時連切而含鉦音呈五各切者孰不有所俟今不慮也且夕
有動于將安所適乎須麋曰昔者太冥主不周河洩于其
岫且泐音勒老童過而憐之謂太冥曰山且泐太冥怒以爲
妖言老童退又以語其臣其臣亦怒曰山豈有泐乎有天
地則有吾山天地泐山乃泐耳欲兵之老童愕而走無幾
康回過爲弗肅又弗防也康回怒以頭觸其山山之骨皆
氷裂土隤如于潮沮爲太冥逃客死于崑崙之墟其臣皆亾

潮一本作淵

厥家今吾子之憂老童也其若之何

戚之次且謂郁離子曰子何爲其垂垂也與子非有願欲於今之人也何爲其然也郁離子仰天歎曰小子焉知予哉戚之次且曰昔周之厥冶子早喪其父政屬于家僮沸用賄於是家日追將政父之舊其父之老不可僮羣詢音姁而出之其母禁之僮曰老人不知死而弗自靖也夫以其父之老與其母之言且不聽也而況於疏遠之人乎憂之何補祇自悔音妹也郁離子曰吾聞天之將雨也穴蟻知之野之將霜也草蟲知之於將萌而避之於未至故或徙焉或蟄焉不虛其知也今天下無可徙之地可蟄之土矣是爲人而不如蟲也詩不云乎匪鶉匪鳶翰飛戾天匪潛音潛逃于淵言其無所往也吾何爲而不憂哉戚之次且曰昔者孔子以天縱之聖而不得行其道顯沛窮厄無所不至然亦無往而不自得不爲無益之憂以毀其性也是故君子之生於世也爲其所可爲不爲其所不可爲而已若夫吉凶禍福天實司之吾何爲而自藥哉

郁離子謂孰政曰今之用人也徒以具數與抑亦以爲良而倘以圖治與孰政者曰亦取其良而用之耳郁離子曰若是則相國之政與相國之言不相似矣孰政者曰何謂也郁離子曰僕聞農夫之爲田也不以羊負軛音阮賈子之

泊車也不以豕驂服知其不可以集事恐爲其所敗也是故三代之取士也必學而後入官必試之事而能然後用之不問其系族惟其賢不鄙其側陋今風紀之司耳目所寄非常之選也儀服云乎哉言語云乎哉乃不公天下之賢而悉取諸世胄昵女栗切親近也近之都那豎爲之是愛國家不如農夫之田賈子之事也執政者詘其言而心忤之工之僑得良桐爲斲而爲琴弦而鼓之金聲而玉應自以爲天下之美也獻之太常使國工視之曰弗古還之工之僑以歸謀諸梁士作斷文爲又謀諸篆工作古篆款音爲匣而埋諸土暮年出之抱以適市貴人過而見之易之以百

金獻諸朝樂官傳視皆曰希世之珍也二之僑聞之歎曰悲哉世也笠獨一琴哉莫不然矣而不早圖之其與亾矣遂去入于宕冥之山不知其所終

王孫漪謂郁離子曰子知荊巫之鬼乎荊人尚鬼而崇祠巫與鬼爭神則隱而臥其偶鬼弗知其誰爲之也乃蘤宜列切于其鄉鄉之老往祠見其偶之臥醮而起爲鬼見以爲是臥我者也毆之踣而疾今天下之臥而弗可起矣而不避爲無益祇取尤耳

郁離子曰一指之寒弗煨則及於其手足一手足之寒弗煨則周於其四體氣脈之相貫也忽於微而至大故疾病

之中人也始於一膝理之不知或知而忽之也遂至於不可救以死不亦悲夫天下之大以一邑不足以爲損是人之常言也一邑之病不救以及一州由一州以及一郡及其甚也然後傾天下之力以救之無及於病而天下之筋骨疏矣是故天下一身也一身之肥肉膝理血脈之所至舉不可遺也必不得已而去則爪甲而已矣窮荒絶徼聖人以爪甲視之雖無所不愛而捐之可也非若手足指之不可遺而視其受病以及于身也故治天下者惟能知其孰爲輕孰爲重孰爲手足指而不逆施之則庶幾乎弗悖矣

楚太子以梧桐之實養梟而冀其鳳鳴爲春申君曰是梟也生而殊性不可易也食何與爲朱英聞之謂春申君曰君知梟之不可以食易其性而爲鳳矣而君之門下無非狗偷鼠竊之人也而君寵榮之食之以玉食薦之以珠履將望之以國士之報以臣觀之亦何異乎以梧桐之實養梟而冀其鳳鳴也春申君不寤卒爲李園所殺而門下之士無一人能報者

周厲王使芮伯師伐戎得良馬爲將以獻于王芮伯無厭而多信人之言今以師歸而獻季曰不如指之王欲無厭而多信人之言今以師歸而獻焉爲王之左右必以予獲爲不止一馬而皆求於予予無

以應之則將曉(馨幺切)于王王必信之是賈禍也弗聽卒獻之榮夷公果使有求焉弗得遂譖諸王曰伯也隱王怒逐芮伯君子謂芮伯亦有罪焉爾知王之瀆貨而啟之芮伯之罪也

燕王好鳥庭有木皆巢鳥人無敢觸之者爲其能知吉凶而司禍福也故凡國有事惟鳥鳴之聽鳥得寵而矜客至則羣呀(虛加切)之百鳥皆不下集也於是大夫國人咸事鳥鳥攫腐以食腥于庭王厭之左右曰先王之所好也一夕有鴟止焉鳥群睨而附之如其類鴟入講(荒胡切)于宮王使射之鴟死鳥乃呀而啄之人皆醜之

穆天子得八駿以造王母歸而伐徐偪王滅之乃立天閑內外之廄八駿居天閑食粟日二斗又次居外廄食粟日一斗其不企是選者爲散馬散馬食粟日五斗又下者爲民馬弗齒干官牧以造父爲司馬故天下之馬無遺良而上下其食者莫不甘心焉穆王崩造父卒八駿死馬之良駑莫能差然後以龐圉爲故冀之北土純色者爲上乘天閑以駕王之乘輿其廄爲中乘居內廄以備乘輿之闕戎事用之冀及濟河以北居外廄諸侯及王之公卿大夫及使于四方者用之江淮以南爲散馬以遞傳服百役大事弗任也其士食亦視馬高下

如造父之舊及夷王之季盜起內廄之馬當服戎事則皆飽而驕閒鉦鼓而辟易望旆而走乃參以外廄二廄之士不相能內廄曰我乘輿之驂服也外廄曰爾食多而用寡其奚以先我爭而聞于王王及大臣皆右內廄既而與盜遇外廄先盜北內廄又先上以爲功於是外廄之士馬俱懈盜乘而攻之內廄先奔外廄視而弗捄亦奔馬之高足驤首者盡沒王大懼乃命出天閑之馬天閑之馬實素習吉行乃言于王而召散馬散馬之士曰戎事尚力食充則力彊今食之倍者且不克荷吾儕力少而恒勞懼弗肩也王內省而慙慰而遣之且命與天閑同其食而廩粟不繼虛名而已於是四馬之足交於野望粟而取農不得植其老羸皆殍而其壯皆逸入于盜馬如之王無馬不能師天下蕭然

蜀賈三人皆賣藥于市其一人專取良計入以爲出不虛賈亦不過取贏一人良不良皆取爲其賈之賤貴惟賈者之欲而隨以其良不良應之一人不取良惟其多賣則賤其儥請益則益之不較於是爭趨之其門之限月一易歲餘而大富其兼取者趨稍緩再暮稍富其專取良者肆日中如宵且食而昏不足郁離子見而歎曰今之爲士者亦若是夫昔楚副三尹三廉而不獲于上官其公

也無以就舟人皆笑以爲癡其一擇可而取之人不尤其取而稱其能賢其一無所不取以交于上官子吏卒而賓富民則不待三年舉而任諸綱紀之司雖百姓亦稱其善不亦怪哉

北郭氏之老卒僮僕爭政室壞不修且壓乃召工謀之請鎮以集工曰惟所欲而與弗靳工人至視其室不可支則皆辭其一曰向也吾饑請粟而弗得今吾飽矣其二曰子

之饗餧（烏遇切）矣弗可食矣其三曰子之室腐矣吾無所用其力矣則相率而逝室遂不葺以圮郁離子曰北郭氏之先以信義得人力致富甲天下至其後世一室不保何其忽也家政不修權歸下隷賄賂公行以失人心非不幸矣

○閻逢敦牂之歲戎事大舉有薦瓠里子宓於外閫者曰瓠里先生實知兵可將也聘至瓠里子過郁離子辭且請言焉郁離子仰天歎曰嗟乎悲哉是舉也忠矣而獨不爲先生計哉瓠里子曰何謂也郁離子曰昔者秦始皇帝東巡使徐市入海求三神蓬萊之山請船弗予予之葬後辭曰弗任秦皇帝使謁者讓之曰人言先生之有道也寡人

聽之而必求舶也則不惟人皆可往也寡人亦能往矣而爲事先生爲哉徐市無以應退而私具舟載其童男女三千人宅海島而國爲秦皇帝留連海濱待徐市不至不得三神山而歸殂于沙丘今之用事者皆肉食吾恐先生之請舶而得葦筏也既而果不用瓠里子

郁離子曰治天下者其猶醫乎醫切脈以知證審證以爲方非醫也方證有陰陽虛實脈有浮沈細大而方有汗下補瀉鍼灼湯劑之法參苓薑桂薤黃芒硝之藥隨其人之病而施爲當則生不當則死矣是故知證知脈而不善爲方非醫也雖有扁鵲之識徒嘵嘵許幺反而無用不知證不知脈道聽塗說以爲方而語人曰我能醫是賊天下者也故治亂症也紀綱脈也道德政刑方也與法也人才藥也夏之政尚忠殷承其敝而救之以質殷之政尚質周承其敝而救之以文秦用酷刑苛法以箝天下天下苦之而漢承之以寬大守之以寧壹其方與證對其用藥也無舛天下之病有不瘳者鮮矣

郁離子以言忤于時爲用事者所惡欲殺之大臣有薦其賢者惡之者畏其用颺言毀諸庭庭立者多和之或問和之者曰若識其人乎曰弗識而皆聞之矣或以告郁離子郁離子笑曰女几之山乾鵲所巢有虎出于樸蔌鵲集而

噪之鴟鴞聞之亦集而噪鴟音匹鴞音居見而問之曰虎行地者也其如子何哉而噪之也鵂曰是嘯而生風吾畏其顛巢故噪而本之問於鴟鴞鴟鴞無以對鴟鴞笑曰鵂之巢木末也畏風故忌虎爾穴居者也何以噪爲

郁離子曰民猶沙也有天下者惟能摶而聚之耳堯舜之民猶以漆摶沙無時而解故堯崩百姓如喪考妣三載四海遏密八音非威驅而令肅之也三代之民猶以膠摶沙雖有時而融不釋然離也故以子孫傳數百年必有無道之君而後衰又繼而得賢焉則復興必有大無道如桀與紂而又有賢聖諸侯如商湯周武王者間之而後亡其無道未如桀紂者不亡無道如桀紂而無賢聖諸侯適丁其時而間之者亦不亡覇世之民猶以水摶沙其合也若不可開猶水之氷然一旦消釋則渙然離矣其下者以力聚之猶以手摶沙拳則合放則散不求其聚之之道而以責于民曰是頑而好叛嗚呼何其不思之甚也

平原君患盜誅之不能禁或曰更賞之足以戢矣虞卿曰不可先王立賞罰以勸懲善惡衰世之政也雖微猶足以激其趨故賞禁濫罰禁濫縣衡以稱之猶懼其不平也而況敢逆施之乎夫民之輕禁以逞欲如水之決必有所自求而塞之斯可矣今此之不索而力遏其流至於不能制

乃不省其闕而欲矯以逆先王之法度是猶欲止水而去其防也其庸有瘳乎夫民有欲而無厭者也節以制之猶或踰焉盜而獲賞利莫大矣利之所在民必趨焉趨而禁之是貳政也趨而不禁人盡盜矣是鼓亂也不臧孰甚焉平原君豁然而寤起再拜受教盡散其私財以濟貧之申明舊章而重購以賞獲盜者於是趙盜皆走之燕道不拾遺虞卿之教也

州之庸問於郁離子曰雲山出也而山以之靈煙火出也而火以之畜不亦異哉郁離子曰善哉問夫人之用智者亦猶是也夫智人出也善用之猶山之出雲也不善用之猶火之出煙也韓非因秦鼂音潮錯仇漢煙出火也

魯般第二

郁離子之市見壞宅而哭之慟或曰是猶可葺與郁離子曰有魯般王爾則可也而今凶矣夫誰與謀之吾聞宅壞而棟不撓者可葺今其棟與梁皆朽且折矣舉之則覆不可觸也不如姑仍之則覺桷之未解者猶有所附以待能者苟振而葺之將歸咎于葺者弗可當也況葺宅必新其材簡其蠹腐其外完而中潰者悉屏之不束椽以爲楹不斲柱以爲椽其取材也惟其良不問其所產楓柟那舍切松栝杉樠柞檀無所不收大者爲棟爲梁小者爲杙音七爲桷

音而曲者爲枅直者爲楹短者爲梲音拙非空中而液身者無所不用今醫閭之大木竭矣規矩無恒工失其度斧鋸刀鑿不知所裁桂樟柟檽郎胡切剪爲櫩於宙切薪雖有魯般王爾不能輟施其巧而況於無之乎吾何爲而不悲也

青丘之山九尾之狐居焉爲將作妖求髑髏而戴之以拜北斗而徼福于上帝遂往造共工之臺以臨九丘九丘十藪之狐畢集登羽山而人舞爲有老狼見而謂之曰爾之所戴者死人之髑髏也人死肉腐而爲泥枯骨存焉是爲髑髏髑髏之無知與瓦礫無異而其腥穢瓦礫之所不有不可戴也吾聞鬼神好馨香而悅明德腥臊穢惡不可聞也而況敢以瀆上帝帝怒不可犯也弗悔若必受烈禍行未至閼伯之虛猶人邀而伐之攢矢以射其戴髑髏者九尾之狐死聚群狐而焚之蛆三百仞三年而臭赤又切惡氣也乃熄音息

漢懸帝之季年東都大旱野草皆焦昆明之池竭洛巫謂其父老曰南山之湫有靈物可起也父老曰是蛟也弗可用也雖得雨必有後憂衆曰今旱極矣人如坐煨炭朝不謀夕其暇計後憂乎乃召洛巫與如湫禱而起之酒未畢三旬蚊蜿蜒出有風隨之颼颼然山谷皆殷有頃雷雨大

至木盡拔彌三日不止伊洛瀍澗皆溢東都大困始悔不用其父老之言

郁離子曰螢之爲明微微也晝夜得之以炤音照物取而用其父老之言宜諸燭下則黝然凶矣燭亦明矣哉而不能不晦於月也太陽出矣月之明又安在哉故狗制豹豹制虎虎制先凡切又後春切猊猊制虎魏吳晉宋齊梁陳隋之君惟其不嘗漢祖之時也使其在漢祖之時不敢與布越伍而況能南面哉是故湯武不作而後有桓文桓文不作而後有秦秦之王適逢六國之皆庸君故有賢人弗能用而秦之間得行嗚呼豈秦之能哉

或問勝天下之道曰在德何以勝德曰大德勝小德小德勝無德大德勝大力小德敵大力力生敵德生力力生於德天下無敵故力者勝一時者也德愈久而愈勝者也夫力非吾力也人各力其力也惟大德爲能得群力是故德不可窮而力可困人言五伯之假仁義也或曰是何足道哉郁離子曰是非仁人之言也五伯之時天下之亂極矣稱諸侯之德無以加爲雖假而愈於不能故聖人有取也故曰誠勝假假勝無天下之至誠吾不得見也得見假之者亦可矣

郁離子曰甚矣仁義之莫彊於天下也五伯假之而猶足

以維天下而獲天下之顯名而況於出之以忠行之以信者哉今人談仁義以干閒取其一二無捕於其欲者時行焉將以貫譽也及其弗獲則舉仁義以爲迂雲俱切黃大也而舍之至于亡弗寤哀哉

齊潛音斂王既取燕滅宋遂伐趙侵魏南惡楚西絕秦交示威諸侯以求爲帝平原君問于魯仲連曰齊其成乎魯仲連笑曰成哉臣竊悲其爲象虎也平原君曰何謂也魯仲連曰臣聞楚人有惠狐者多方以捕之弗獲或教之曰虎山獸之雄也天下之獸見之咸聾賀涉切而亾其神伏而俟命乃使作象虎取虎皮蒙之出于牖下狐入遇焉啼而蹄他日豕暴于其田乃使伏象虎而使其子以戈搘舉其切又音羈諸衢田者呼豕逸于莽遇象虎而反奔衢獲爲楚人大喜以象虎爲可以皆服天下之獸矣於是野有狐馬被象虎以趨之人或止之曰是駮非角切獸似馬也眞虎且不能當徃且敗共聽馬雷响欣句許宇二切而前攫而噬之顛磔而死今齊實象虎而燕宋狐與豕也弗戒諸侯其無駮乎明年望諸君以請侯之師入齊潛王爲淖齒所殺

蟾蜍游于泱然良切瀼之澤蚼胡多切蛙皮以其族見喜其類匕也欲與俱入月使龐音龍呼之問曰彼何食曰彼宅于月中身棲桂樹之陰餐泰和之淳精吸風露之華滋他無

所食也蚵蚾曰若是則予不能從矣予處決瀼之中一日而三飽予爲能從彼單棲于泬古穴呼決二切瀼胡巧刀彫二切梂其胃腸而吸飲風露乎問其食不對蠬蠬復命使返而窺之則方擩涸而食其蛆丑余切監糞汁而飲之滿腹然後出肭女骨切然蠬蠬返曰彼之食溷蛆與糞汁也一日不可無也而爲能從予螬蜍蹙額而陷阿臺切曰嗚呼予何罪乎而生與此物類也

郁離子曰豺之智其出於麂獸者乎嗚呼豈獨獸哉人之無知也亦不如之矣故豺之力非虎敵也而獨見爲則避及其朋之來也則相與捋角之盡虎之力得一豺爲未暇顧其後也而捋之者至矣虎雖猛其奚以當之哉人之以四十萬之衆投戈甲而受死惟其智之不如豺而已

玄豹第三

石羊先生謂郁離子曰嗚呼世有欲蓋而彰欲抑而揚欲捨其明而播其聲者不亦異乎郁離子喟然嘆曰子不見夫南山之玄豹乎其始也黭於決耳人莫之知也霧雨七日不下食以澤其毛而成其文文成矣而復欲隱何其蚩也是故縣黎之玉處頑石之中而潛于幽谷之底其壽可以與天地俱也無故而鉏其光使人矚而駭之於是乎椎鑿來而扃鐍發矣桂樹之輪囷詰槮與栲櫟奚異而斧

斤尋之不憚阻遠者何也以其香之達也故曰欲人之不見莫若眇其明欲人之不知莫若瘖其聲是故鸚鵡縶于能言蜩蠶音綿蒦于善鳴樸以惡而免斲斲音婁以苦而不烹何如其翳予之燁燁而返子之冥冥乎石羊先生悵然久之曰惜乎予聞之晚也

南山之隈有大木群蟻萃焉穿其中而積土其外於是木朽而蟻日蕃則分處其南北之柯蟻之垤痰且各如也一日野火至其處南者走而北處北者走而南不能走者漸而遷于火所未至已而俱熱無遺者

東南之美有荊山之麝臍焉荊人有逐麝者麝急則抉其臍投諸莽逐者趨焉爲麝因得以逸令尹子文聞之曰是獸也而人有弗如之者以賄亾其身以及其家何其知之不如麝耶

子游爲武城宰郭門之垤有鸛遷其巢於墓門之表墓門之老以告曰鸛知天將雨之鳥也而驟遷其巢邑其有大水乎子游曰諾命邑人悉具舟以俟居數日水果大至郭門之垤沒而雨不止水且及于墓門之表鸛之巢翹翹然徘徊長唳莫知其所處也子游曰悲哉是亦有知矣惜乎其未遠也

西郭子僑與公孫詭隨涉虛俱爲微行昏夜踰其鄰人之

垣鄰人惡之坎其徃來之涂（直都達胡二切）而置溷焉一夕又徃
子僑先墮于溷弗言而招詭隨詭隨從之墮欲呼子僑掩
其口曰勿言俄而涉虛至亦墮子僑乃言曰我欲其無相
陷也君子謂西鄰子僑非人也已則不愼自取汚辱而包
藏禍心以陷其友其不仁甚矣

蒼筤之山溪水合流入于江有道士槃于其上以事佛甚
謹一夕山水大出漂室廬塞溪而下人騎木乘屋號呼求
救者聲相連也道士具大舟躬篙笠立水濟瞀善水者絶
以俟人至即投木索引之所存活甚衆平旦有獸身沒波
濤中而浮其首左右盼若求救者道士曰是亦有生必速
救之舟者應言徃以木接上之乃虎也始則矇矇然坐而
舐其尾比及岸則踔音撐曰眠時旨切道士躍而攫之仆地舟
人奔救道士得不死而重傷焉郁離子曰哀哉是亦道士
之過也知其非人而救之非道士之過乎雖然孔子曰覩
遇斯知仁矣道士有焉爲

參龍先生采藥于山有老父坐石上揖之不起參龍先生
拱而立頃之老父仰而嚘俯而疑其神王妃也頷而笑曰
子欲采藥乎余亦采藥者也今子雖采藥而未知藥也知
藥莫若我參龍先生跪曰願受教老父曰坐吾語子中黃
之山有藥焉龍鱗而鳳甲玉質而金英宵納月彩晨晞日

精宅厚坤以爲家澡沈瀣之流榮其味不苦不酸其性不
熱不寒淡如也淳如也其名曰芝得而服之壽考以康百
病不生皭皭熙熙蹟于泰寧而五百年一遇之太行之山
有卅焉丹夷而紫蘷根如伏龍葉如翠翹葱葱萋萋蔚茂
以齊其名曰參得而服之老者少少者壽病者已疴者起
而三百年一遇之南條之山有卅焉性温而和味芳以辛
馥馥芬芬香氣襲人其名曰术得而服之養精益神救灰
扶生去疾除根瘴癘莫于寢興以安而百年一遇之嵣古石
切山嶁力后切也頂也之山有木焉碧幹而瓊枝綠葉菁菁上拂
穹霄下臨層崖霜雪灑之而不凝赤日過之而不炎其馨

菲菲其味如飴鬼魅喪之避不敢窺其名曰桂煮而服之
可以祛百邪消毒瀉扶陽抑陰斂眞歸元岷山之陰有草
焉葉如翠眡根如團金味如人膽稟性酷烈不能容物名
曰黄良煮而服之推去百惡破癥解結無穢不滌煩疴毒
熱一掃無迹如司寇之殛殘賊之二物也有病乃服無病
者不服也故有弗用用必中陰谷有草狀如黄精背陽而
生入口口裂著肉肉潰名曰鉤吻雲夢之隰有草其狀如
葵葉露滴入流爲瘧痰刻骨絶筋名曰斷腸之草之二草
者但有殺人之能而無愈病之功吾子其慎擇之哉無求
美弗得而爲形似者所誤豢龍先生愀然而悲顧求老人

已不知其所之矣
梓謂棘曰爾何爲乎脩脩而不揚櫹櫹而無所容幽繆於
灌莽之中翳朽糞而不見大陽不已悔乎吾幹蛛穹崖梢
拂九陽根入九陰日月過而留其暉風雨會而流其滋鵷
雛鸞鸞朝夕和鳴暖靄晴嵐山蒸澤烘結爲祥雲五色備
象八音成聲絢爲文章抱日浮光蔚兮若濯錦出蜀江粲
兮若春葩曜都房是以匠石見而愛之期以爲明堂之棟
梁言既棘俯風而嘯振脩而吟曰美矣哉吾聞之治容邑
者侮之招麗服飾者盜之招多才能者忌之招今子之美
冠群超倫名彰于時秦運未開構厦無人吾憂子之不得
爲明堂之棟梁而剪爲黃腸與腐肉同歸于冥冥之鄉雖
欲見大陽其可得乎吾長不盈尋大不踰指扶踈屈律不
文不理天不畀之以材而賜之以刺使人不敢樵翦不敢
萃故雖無子之美而亦無子之憂則吾之所得多矣吾又
安所求哉

宋王欲使熊蟄父爲司馬熊蟄父辭宋王謂杞離曰薄諸
乎吾將以爲太宰杞離曰臣請試之且之熊蟄父氏不
遇遇其僕于達爲道王之意其僕曰小人不能知也然嘗
聞之南海之島人食蛇北游于中國腊蛇以爲糧之齊齊
人館之厚客喜侑主人以文鈇大結切之脩主人吐舌而走

客弗喻、爲其薄也、戒臣求王、祗以致之、今王與大夫無亦由是與、杞離慚而退、

郁離子學道于貌乾羅子寅、授化鐵爲金之術、遂往入九折之山、得躍冶之鋼（音岡）而鍊之、以左目取火于大陽、右目取水于太陰、驅役雷風、收拾鬼神、以集于黃中、渾渾脈脈、如珠在胎、焜焜熒熒、如日將升、仙人皆仰之矣、山鬼窺而慄焉、嘯其徒謀之曰、有怪、女知之乎、若不早圖、而待其成、悔無及矣、乃使猱與赮（力輕切）撓之、百端不能破、乃羣號而訴諸帝、帝曰、天生物而賦之形與性、壽夭貴賤、司命掌之、弗可移也、夫是謂之天常、今彼將以智奪之、以竊天權、弗可假也、帝怒、命方伯有斁之、以猛（莫江切）鐵躍（皮秘切又步拜切）弗可止、遂不能成金、

石羊先生謂郁離子曰、子不知子之憂乎、郁離子曰、何爲其不知也、曰、何以知之、曰周人有好姣（戶交切又音狡）服者、有不足於其心、則忸怩而不置、必易而後慊、一日有所之、袂涅而弗知也、揚揚而趨、樂甚、其友半途而指之、涅則惋而嗟、攝而捻之、涅去而跡在其心、妯妯（敕流切）然五步而六視、不成行而復、鄭子陽好、其妻美而顙厲（弗）蔽之、以翟三年未之見、一夕而褫其翟、見爲則快然不樂、申旦而不寐、其妻雖以翟蔽之、終不好矣、故陰谷之木生于嵌巖之下、終

年不見日月之光而不怨者不知天之有日月也
梧丘之野人種稻以爲食歲儲舊而待新新未嘗不敢竭
其舊且日之眡視其禾皆穎而且栗喜而歸曰新可期矣
則皆發其舊與其人飽之舊且盡而新未熟不勝其觧古穴
切望與其子及妻愛徃而迭視踐其畔而禾愈青是非禾
之迭青也望之者切也荆人有走虎而拍其子者以爲虎
已食之矣弗求矣人有見而告之曰爾子在盍速求之弗
信采新者以歸子之他日遇而爭之其子弗識矣
趙王之太子病召醫緩至曰病革矣非萬金之藥弗
可問之曰是必得代之豬荆之玉岣古后切嶁力后切之沙畏
同青蛉音令之空曾青崑崙之紫白英合浦之珠蜀之犀三
韓之寶龜醫無閭之玹音苟玕音干琪合汞鉛而鍊之一年而
和二年而成三年而金粟生則取而埋諸土中又三年而
服之斯可以起矣淳于公聞而笑之曰誠哉所謂醫緩矣
○莊子之齊見餓人而哀之餓者從而求食莊子曰吾已
不食七日矣餓者吁曰吾見過我者多矣莫我哀也哀我
者惟夫子向使夫子不食其能哀我哉
秦龍先生謂石羊子曰徃予沂于江十日而風恒從西來
及還而沿又十日而風恒從東來從者恚而泣予唏之曰
天有風主爲予泚乎何爲泣也

靈丘丈人第四

靈丘之丈人善養蠭歲收蜜數百斛蠭稱之於是其富比封君爲丈人卒其子繼之未暮月蠭有棄族去者弗恤也歲餘去且半又歲餘盡去其家遂貧陶朱公之齊過而問焉曰是何昔者之熇熇而今日之涼涼也其鄰之叟對曰昔者丈人之養蠭也園有廬廬有守以蠭請問其故對曰昔者丈人之養蠭也園有廬廬有守劓木以爲蠭之宮不鑊不脩其置也疏密有行新舊有次坐有方牖有鄉伍一人司之視其生息調其寒暄鞏其構築時其墐發蕃則從之析之寡則與之裒之不使有二王也去其蛛蠭蚍音皮蜉音浮蝣其土蠭蠅豹夏不烈旦冬不凝漸飄風吹而不搖淋雨沃而不漬其取蜜也分其贏而已矣不竭其力也於是故者安新者息丈人不出戶而收其利今其子則不然矣園廬不葺汙濊不治燥濕不調啟閉無節居處龍龐出入障礙而蠭不樂其居矣及其久也蛄女占蠆惠秘切切岡其房而不知螻螳螂鑽其室而不禁鵝力么鴉丁么切切掠之于白日狐狸竊之于昏夜莫之察也取蜜而已又爲得不涼涼也故陶朱公曰噫二三子識之爲國有民者可以鑒矣

郁離子曰法至于殺而生人之道存爲赦德郁離子曰刑威令也其意在乎生而殺人之道存爲書曰刑期于無刑又

曰、青災肆赦、此先王之心也、是故制刑期于使民畏、刑有必行、民知犯之之必死也、則冀者鮮矣、赦者所以矜蠢愚宥過誤、知罪不避而輒原焉、是啟僥倖之心而教人犯也、至於禍稔惡積不得已而誅之、是以恩爲寃也、然則赦令卒不可行與、曰、恣有二有古今之通禁有一代之私禁古今之通禁惡逆也、殺人傷人及盜之類也、而釋勿治是代之爲賊也、一代之私禁茶鹽錢幣之類也、民無以爲生而官不能恤於是乎有犯雖難以爲常原情而貸之可也、濟陰之賈人渡河而亾其舟、棲于浮苴之上號爲有漁者以舟往救之未至賈人急號曰、我濟上之巨室也、能救我

千爾百金、漁者載而升諸陸、則予十金、漁者曰、向許百金而今予十金無乃不可乎、賈人勃然作色曰、若漁者也一日之獲幾何而驟得十金猶爲不足乎、漁者闇然而退他日賈人浮呂梁而下舟薄于石又覆而漁者在焉人曰、盍救諸、漁者曰、是許金而不酬者也、巇而觀之遂沒郁離子曰、或稱賈人重財而輕命始吾不信而今知有之矣、張子房謂漢王曰、秦將賈人子可誘也、抑所謂習與性成者與、此陶朱公之長子所以殺其弟也、孟子曰、故術不可不愼也、信哉、

衛懿公好禽見鼸牛而悅之祿其牧人如中士、甯子諫曰、

不可、牛之用在耕、不在紙、紙、其牛耕必廢耕、國之本也、其可廢乎、臣聞之、君人者、不以欲妨民、弗聽、於是衛牛之紙者、價十倍於耕牛、牧牛者皆釋耕而教紙、農官弗能禁、邶有馬生駒、不能走而善鳴、公又悅而納諸廄、寧子曰、是妖也、君不寤、國必亡、夫馬、齊力者也、鳴非其事也、邦君爲天牧民、設官分職、以任其事、廢事失職、厥有常刑、故非事之事、君不舉焉、杜其源也、妖之興也、人實召之、自今以往、衛國必多不耕之夫、不織之婦矣、君必悔之、又弗聽、明年狄伐衛、衛侯將登車而御失其轡、將戰士皆不能執弓矢、遂敗于滎澤、滅懿公、

髦音毛　彤音布　問于赤羽雕曰、盜曰殺而曰多、何也、赤羽雕曰、未也、而今方多矣、髦彤曰、何若、是甚也、赤羽雕曰、乘子之車循子之軌、天下之生將盡爲盜、髦彤曰、請聞之、赤羽雕曰、昔者蠪夔出蚿切蚿暴於岷嶓之間、蜀王使相回帥師伐之、畏弗進、作土門而壁焉、其士卒日食于民、民瘵不堪、於是五丁鑿山以出于江之源、擒蠪蚿、殺之、相回聞蠪蚿之死也、毀壁而出、取其尸以爲功、曰、我之徒兵實殺之、五丁怒、殺相回、排大彭而壅之、江水逆流、覆王宮、王升木而號、化爲杜鵑、今天下之治盜者、皆相回也、民不甘餒肉于蠪蚿、能無洩五丁之怒者乎、

晉靈公好狗築狗圈于曲沃衣之繡婢人屠岸賈因公之好也則奏狗以悅公公益尚狗一夕狐入于絳宮驚襄夫人襄夫人怒公使狗搏狐弗勝屠岸賈命虞人取他狐以獻曰狗實獲狐公大喜食狗以大夫之俎下令國人曰有犯吾狗者刖之於是國人皆畏狗狗入市取羊豕以食飽則曳以歸屠岸賈大獲大夫有欲言事者不因屠岸賈則狗群噬之趙宣子將諫狗逆而拒諸門弗克入他日狗入廚食公羊屠岸賈欺曰趙盾之狗也公怒使殺趙盾國人救之宣子出奔秦趙穿因衆怒攻屠岸賈殺之遂弒靈公于桃園狗散走國中國人悉禽而烹之君子曰

甚矣屠岸賈之爲小人也譴音繩狗以蠱君卒亾其身以及靈公之狗矣

瓠里子自吳歸粵相國使人送之曰使自擇官舟以渡送者未至於是舟泊于浒者以千數瓠里子欲擇之而不能識送者至問之曰舟若是多也惡乎擇對曰甚易也但視其敝蓬折檝而破驅扶於反者即官舟也從而得之瓠里子仰天歎曰今之治政其亦以民爲官民與則愛之者鮮矣宜其敝也

楚王好安陵君安陵君甩事景睢邀江乙使言于安陵君

曰楚國多貧民請以雲夢之田貸之耕以食無使失所安陵君言于王而許之他日見景子曰無之安陵君悍曰吾以子爲利於王而言爲乃以與人而爲恩乎景睢失色而退語其人曰國危矣志利而忘民危之道也

衛靈公怒彌子瑕扶音叱出之瑕懼三日不敢入朝公謂祝鮀曰瑕也慁乎子魚對曰無之公曰何謂無之子魚曰君不覩夫狗乎夫狗保人以食者也主人怒而扶之嗥胡高切而逝及其欲食也蒽然復來忘其扶矣今瑕君狗也仰於君以食者也一朝不得於君則一日之食曠焉其何敢慁乎公曰然哉

瞽瞶第五

郁離子曰自瞽者樂言已之長自瞶者樂言人之短樂言已之長者不知已樂言人之短者不知人不知已者無所見不知人者無所聞無見者謂之瞽無聞者謂之瞶人有耳目而見聞有所不及恒思所以聰明之猶懼其蔽塞也而況於自瞽自瞶乎瞽且瞶而以欺人曰予知且能然而不喪者蔑之有也

郁離子曰譎者欺之媒乎矜者諂之宅乎媒以招之宅以納之姦其不至乎故舟必漏也而後水入焉土必濕也而

後苦生爲姦人伺隙以圖進其身冥暇爲人國家計哉故因其矜也而施之譎因其諱也而投以欺然後昭然知其爲譎與欺而弗之拒也由是而貫貫而後寵生爲寵生慕效夫姦人之得志於人國家也一旦不能堪也而況於慕效之相承乎腐肉之致蠅非特盡其肉而已也蠅生蛆而蛆復爲蠅蠅蛆相生而不窮夫何以當之是故君子之脩慝辨惑如良醫之治疾也鍼其膏肓絶其根源然後邪濁不生苟知譎與欺之能褻人心亡人國也扉其媒壞

甥里子之艾謂其太夫曰君之左眼病獸人曰得生馬之血以飲之可起也君之圉人使求僕之驂僕難未與也太夫曰殺馬以活馬非人情也夫何敢甥里子曰僕亦竊有疑爲雖然亦既知君之心矣願因而有所請僕聞有國者必以農耕而兵戰也農與兵孰非君之民哉故兵不足則農無以爲衛農不足則兵無以爲食兵之與農猶足與手不可以獨無也今君之兵暴於農而君不禁農與兵有訟則農必左耕者困矣是見手而不見足也今君之圉人見君之不可無服而不視僕之不可無驂也昔者陳胡公之元妃太姬好舞於是宛丘之人皆拔其桑而植柳僕竊爲君畏之

宋王偃惡楚威王好言楚之非且曰視朝必誡楚以爲笑且曰楚之不能若是甚矣吾其得楚乎群臣和之如出一口於是行旅之自楚適宋者必構楚短以爲容國人大夫傳以達于朝狃而揚遂以楚爲果不如宋而先爲其言者亦惑焉於是謀伐楚太夫華犨諫曰宋之非楚敵也舊矣猶獿音蠻牛之於鼢音賁鼠也使誠如王言楚之力猶足以十宋宋一楚十十勝不足以直一敗其可以國試乎弗聽遂起兵敗楚師于顙上王益逞華犨天由切復諫曰臣聞小之勝大也幸其不吾虞也幸不可常勝不可恃兵不可玩敵不可侮侮小人且不可況大國乎今楚懼矣而王益盈大惧小盈禍其至矣王怒華犨出奔齊明年宋復伐楚楚人伐敗之遂滅宋

越王燕群臣而言吳王夫差之亾也以殺子胥故群臣未應大夫予餘起而言曰臣嘗之東海矣東海之若游于青渚禺彊會焉介鱗之從者以班見夔出竷延頸而笑夔曰渚爾何笑竷曰吾笑爾之蹻躍而憂爾之蹄躈也夔曰我之蹻躍不猶爾之跲跋補火切乎且我之用一而爾用四四猶不爾持也而笑我乎故跋之則亾其肝曳之則毀其腹終日匍匐所行幾許爾胡不自憂而憂我也今王殺大夫種而走范蠡四方之士掉首不敢南顧越無人矣臣恐諸侯之

笑王者在後也王默然即且與蚤遇于曈（吐中切）蚤於各切）褰音而逝即且追之蹁旋爲繞之蚤迷其所如則咍以待即且攝其首身弧屈而矢發入其肮（音亢）食其心齧其脅（音敞）出其尻（尸丘切）蚤久不知也他日行於煖（時任切）見蛞（胡括切）蝓（音俞）欲取之蚿（胡田切）謂之曰是小而毒不可觸也即且怒曰甚矣爾之欺予也夫天下之至毒莫如蛇而蛇之毒者又莫如蚤蚤嗜木則木斃齧人獸則人獸斃其烈猶火也而吾入其肮食其心薀鮓其腹腸醉其血而飽其骨（力形切）三日而醒齰齰然夫何有於一寸之蛾蝝（如暖切）乎跂其足而凌之蛞蝓舒舒爲曲直其角縮其沫以俟之即且黏而顯欲走則足與須盡解解腮而臥爲蝓所食

楚有養狙（且余切）以爲生者楚人謂之狙公旦日必部分衆狙于庭使老狙率以之山中求草木之實賦什一以自奉或不給則加鞭箠焉群狙皆畏苦之弗敢違也一日有小狙謂衆狙曰山之果公所樹與曰否也天生也曰非公不得而取與曰否也皆得而取也曰然則吾何假於彼而爲之役乎言未既衆狙皆寤其夕相與何狙公之寢破柵毀柙取其積相攜而入于林中不復歸狙公卒餒而死郁離子曰世有以術使民而無道揆者其狙公乎惟其晷

未覺也一旦有開之其術窮
蒙人衣狻猊之皮以適壙虎見之而走謂虎爲畏己也返
而矜有大志明日服狻裘而往復與虎遇虎立而睨之怒
其不走也叱之爲虎所食鄰妻子汲于河中流而溺永禍
古禾切噫而出之得壺以濟岸以爲天祐已也歸而不事學
又不事齊魯人伐而分其國齊弗救君子曰無畏者禍之
本乎惟有德可以受天祥祥不妄集聖人實有之猶內省
而懼畏其不能勝也而況敢自祥乎非祥而以爲祥喪其
心矣其能免乎

郁離子謂姬獻曰吾嘗游汝泗之間見叢祠焉其中爲天
仙其左右爲鬼伯天仙之祠香燭之外無物而鬼伯之祠
擊鐘烹羶明膏火竈晝夜今子之庭無雨暘寒暑皆如市
鵝羊鴨鷄之聲啞嘐嘈囋不得聞人語吾隱子之不能爲
天仙而爲鬼伯也明年而敗于匏瓜之墟姬獻然爲
有獻陵鯉于商陵君者以爲龍焉商陵君大悅問其食曰
蝘商陵君使豢而擾之或曰是陵鯉也非龍也商陵君怒
抶之於是左右皆懼莫敢言非龍者遂從而神之商陵君
觀龍龍卷屈如丸俛而俯左右皆俾驚稱龍之神商陵君
又大悅徙居之官中夜穴壁而逝左右走報曰龍用壯今
果穿石去矣商陵君視其跡則悼惜不已乃養蝘以伺冀

其復來也無何天大雨震電眞龍出焉商陵君謂爲豢龍來矢螳以遊之龍怒震其宮商陵君矢君子曰甚矣商陵君之愚也非龍而以爲龍及其見眞龍也則以陵鯉之食待之卒震以火自取之也

冥谷之人畏日恒穴土而居陰有蛇焉能作霧謹事之出入憩焉於是其國晝夜霧巫紿之曰吾神已食日矣日入矣遂信以爲天無日也乃盡廢其穴之居而處塏羲和氏之子之崦過焉謂之曰日不入也今子之所懼者霧也霧之氣可以晦日景而焉能久日與天同其久者也惡乎入吾聞之陰不勝陽妖不勝正蛇陰妖也鬼神之所詘雷霆之所射也今乘天之用否而逞其姦又因人之譎以憑其妖妖其能久乎夫穴子之常居也今以譎致妖而棄其常居蛇死霧必散日之赫其可當乎國人謀諸巫巫恐泄其紿遂沮之未期月雷殺其蛇蛇死而霧散冥谷之人相咍而槁

粵人有采山而得菌其大盈箱其葉九成其色如金其光四照以歸謂其妻子曰此所謂神芝者也食之者仙吾聞仙必有分天不妄與也人求弗能得而吾得之吾其仙矣乃沐浴齋三日而烹食之入嚥而死其子視之曰吾聞得仙者必蛻其骸人爲骸所累故不得仙今吾父蛻其骸矣

非欤也乃食其餘又欤於是同室之人皆食之而欤郁離子曰今之求生而得欤者皆是之類乎故張罔以逐禽使無所逃而獲非不知而不避者也設食而機之則其獲也皆非知之而不避者也南方有鳥五采而象鳳名曰昭明其性好亂故出則天下起兵西方有獸斑文而象虎名曰騶虞其性好仁故出則天下偃兵其不知者莫不以為鳳與虎也今天下之人孰不曰予有知也由此觀之遠矣

第六

枸俱禹切 椽戶金反

梁王嗜果使使者求諸吳吳人予之橘王食之美他日又求焉予之柑王食之尤美則意其猶有美者未乎也慈溪黃潛記

切使者騁于吳而客訪焉稟兒之鄙人有植枸椽于庭者其實大如瓜使者見而愕之弗言歸言于梁王梁王曰吾固知吳人之蔽也命使者以幣請之朝而進之薦而後嘗之未畢一臠王舌縮而不能嚥齒柔而不能咀鼻(呼几切)顧(呼臭切)以讓使者使者以誚吳人吳人曰吾國果之美者橘與柑也既皆以應王求無以尚矣而王之求弗置使者又不詢而觀諸其外美宜乎所得之不稱所求也夫木產于土有生斯有木於是乎果實生焉果之所產不惟吳王不徧索而獨求之吳恐枸椽之旦至而終無適王之口者也

公儀子爲政子魏魏人淳于棼以才智自薦公儀子試而知其弗任也退之淳于棼（許必切）之西河西河守使人道而入諸趙趙人以爲將西河守謂公儀子曰是必疚趙矣趙疚魏國之利也公儀子愀然不悅曰如大夫言是魏國之恥也昔者由余入秦秦穆公用之由余賢秦人不敢輕戎吾懼趙人之由是輕魏也

泗水之濱多美石孟嘗君爲薛公使使者求之以幣泗濱之人問曰君用是奚爲哉使者對曰吾君封于薛將崇宗廟之祀製雅樂爲徵君之石無以爲之磬使隸人敬請于下執事惟君圖之泗濱人大喜告于其父老齊戒肅使者以車千乘致石于孟嘗君孟嘗君館泗濱人而置石于外朝他日下宮之礙（思亦切）關孟嘗君曰下邑之石天生而地成之昔者禹平水土命后夔取而薦之郊廟以諸八音衆聲依之任土作貢定爲方物要之明神不敢褻也君命使者來求于下邑曰以崇宗廟之祀下邑之人畏君之威不敢不供齊戒肅使者致于君君以置之外朝未有定命不敢以請今聞諸館人曰將以爲下宮之礙臣實不敢聞弗譏而走諸侯之客聞之皆去於是秦與楚合謀伐齊孟嘗君大恐命駕趣譏客親御泗濱人迎石登諸廟以爲磬諸侯之客聞之皆來秦

楚之兵亦解君子曰國君之舉不可不慎也如是哉孟嘗君失信于一石天下之人疾之而況得罪於賢士哉雖然孟嘗君亦能補過者也齊國復強不亦宜乎

越王使其大夫子餘造舟舟成有賈人求掌爲工子餘弗用賈人去之吳因王孫駱以見吳王且言越大夫之不能用人也他日王孫駱與之觀于江颶音具作江中之舟擾則收指以示王孫駱曰其且覆某不覆無不如其言王孫駱大奇之舉于吳王以爲舟正越人聞之尤子餘子餘曰吾非不知也吾嘗與之處矣是好奢而謟越國之人無已若者吾聞好奢者恒是已以來多諛謟人莫若已者必精于察人而闇自察也今吳用之信未幾吳伐楚王使操餘皇浮五湖而出三江迫于扶胥之口沒爲越人乃服子餘之明且曰使斯人弗試而死則大夫受遺才之謗雖咎繇不能直之矣

越人寇不章避兵而走刻貧無以治舍徘徊于天姥之下得大木而庥爲安一夕將斧其根以爲薪其妻止之曰吾無廬而託是以庇身也自吾之止於是也驕陽赫而不吾灼寒露零而不吾凄飄風揚而不吾凄雷雨晦冥而不吾震撼誰之力耶吾當保之如赤子仰之如慈母愛之如身體稍懼其不蕃且殖也而況敢毀傷之乎吾聞之水泉縮

而潛魚驚霜鐘鳴而巢鳥悲畏夫川之竭林之落也魚鳥且然而況於人乎郁離子聞之曰哀哉是夫也而其知不如一一婦人也嗚呼豈獨不如一一婦人哉則亦鳥魚之不若矣

東甌之人謂火爲虎其稱火與虎無別也其國無陶冶而人求馮婦於晉馮婦至東甌君命駕虛左迎之于國門外共載而入館于國中爲上客明日市有火國人奔告馮婦

馮婦攘臂從國人出求虎弗得火迫于宮肆國人擁馮婦以趨火灼灼於是賈人以妾得罪而馮婦炊弗暇

燕文公之路馬死或告之曰畀耳氏之馬良請求之辭曰野馬也不足以充君駟公使彊之逃蘇代之徒欲以其馬售公弗取巫閭大夫入言曰君求馬將以駕乘輿也何必近舍其所欲售而遠取其不欲售者乎公曰吾惡夫自衒者對曰昔中行伯求婦于齊高鮑氏皆許之謀諸叔向叔向曰娶婦所以承宗祧奉祭祀不可苟也惟其賢而已今君之求馬亦惟其良而已可也昔者堯讓天下於許由許由逃堯彊也而卒得舜簒咸飯牛以自售于齊桓公桓

公用之而卒得管仲使堯不聽許由何以得舜桓公不用寧子何以得管仲君何固焉

晉獻公滅虞虞寘其俘于下陽使士蔿於委切監焉其大夫多逃士蔿弗禁公聞之怒召士蔿讓之士蔿對曰君以是爲可以充吾國之用也夫夫彼虞公之臣也皆嘗任虞公之事矣食虞公之祿而立虞公之朝聞虞公之政虞亾不能救虞公執而身隨之君將爲用是爲哉公曰吾懼其鄰國之之也士蔿笑曰若是則臣滋惑矣公曰何哉士蔿曰往歲臣之里有厲卜之曰讙爲崇於是集里之老幼召巫覡具舟車奉牲幣蓋桃茢男女以班舉讙而寘諸衢東里之人利其器物而收之因得厲焉永者且過半故廢社之上不可以塗宮室棄出之婦不可以主中饋鬼神之所遺也今虞之賢臣曰宮之奇百里奚而已矣宮之奇先虞公亾而以其族去百里奚與於俘則君既入之秦矣其他奚取焉而必欲置之曰無使適鄰國君實欲善鄰則曰愛厥苗無遺莠可也今君坐不安食不甘繕甲兵以覬四封無歲不征豈有他哉求吾欲也敵讎未生無所用謀如其弗欲猶將納之矧自往爲如其用諸適吾願也吾何怒爲公曰善

郁離子曰鳥獸之與人非類也人能擾而馴之人亦何所

不可爲哉鳥獸以山藪爲家而豢養于攀籠之中非其情也而卒能馴之者使之得其所嗜好而無違也今有養鳥獸而不能使之馴則不食之以其心之所欲處之以其性之所安而加矯迫爲則有灾耳爲乎其能馴之也人與人爲同類其情爲易通非若鳥獸之無知也而欲奪其所好遺之以其所不好絶其所欲彊之以其所不欲迫之而使從其果心悅而誠服耶其亦有所顧畏而不得已耶若曰非心悅誠服而出不得已乃欲使之治吾國狥吾事則堯舜亦不能矣

孫子自梁之齊田忌郊迎之而師事焉飲食必親啟寢興必親問孫子所喜田忌亦喜之孫子所不欲田忌亦不欲也鄒爽謂孫子曰子知蛩蛩駏蛩駏虛負蹷以走爲其能齧甘草以食己也非憂其將爲人獲而負之也今子爲蹷而田子蛩蛩駏虛也子其識之孫子曰諾

或問致人之道郁離子曰道致賢食致民淵致魚藪致獸林致鳥臭致蠅利致賈故善致物者各以其所好致之則天下無不可致者矣是故不患其有所不至而患其有所不安能致而不能安不如不致之亡傷也粤人有學致鬼者三年得其術於是壇其室之北隅以集鬼鬼至而多無

以食則相帥以爲妖聲聞于外一夕其人死而熸其室鄰里莫不笑之

韓垣之齊以策干齊王王不用韓垣怒出誹言王聞而拘諸司寇將殺之田無吾見王以語之田無吾曰臣聞嫉子余切萌學擾象而工北之義渠以擾象之術干義渠君義渠君不答退而誹諸館館人曰非吾君之不聽子也顧無所得象也嫉萌報而歸譬胡之魏見魏太子之神馳而氣不屬也謂之曰太子病矣不疾治且不可救太子怒以爲謗己也使人刺譬胡譬胡死魏太子亦病以死夫以策干人不合而怨者非也人有言不察患而譬之亦非也臣聞之

江海不與坎井秉其清雷霆不與蛙蚓鬬其聲磕磕之夫何足殺哉王乃釋韓垣

楚王問於陳軫曰寡人之待士也盡心矣而四方之士不歸寡人何也陳子曰臣少嘗游燕假館于燕亦左右皆列肆惟東家甲爲帳臥起居飲食器用無不備有而客之者日不過一二或終日無一焉問其故則家有猛狗聞人聲而出噬非有左右之先容則莫敢蹈其庭今王之門無亦有噬狗乎此士所以艱其來也

秦楚交惡楚左尹郤惡秦極言楚國之非秦王喜欲以爲五大夫陳軫曰臣里有出妻而再嫁者曰與其後夫

言前夫之非意甚相得也十日又失愛于其後夫而嫁于
郭南之寓人又言其後夫如昔日其人爲其後夫言之後
夫笑曰是所以語子者猶前日之語我也今在尹自楚來
而極言楚國之非若他日又得罪于王而之他國則將移
其所以嘗楚者嘗王矣秦王由是不用卻惡
杞離謂熊摯父曰予亦知有烏蠭乎黃蠭殫其力以爲蜜
烏蠭不能爲蜜而惟食蜜故將墐戶其王使視蓄而計課
必盡逐其烏蠭其不去者衆嗜而殺之今居于朝者無小
大無不詆竹尼切手稼陟加切足以任王事皆有益于楚國者
也而子獨遊以食先星而臥見日而未起是無益于楚國
者也且夕且計課吾憂子之爲烏蜂也熊摯父曰子不觀
夫人之面乎目與鼻中皆日用之急獨眉無所事若可去
也然人皆有眉而子獨無眉其可觀乎以楚國之大而不
能容一遊以食之士吾恐其爲無眉之人以貽觀者笑也
楚王聞之益厚待熊摯父
漢八年高皇帝徙呂太后臨朝聽政大臣患匈奴之彊將
與爲和親議使者太后惡宦官中行說欲去之故使往爲
辯布諫曰陛下之所以使中行說者不過以匈奴驕恣必
不能善待漢使或留之則非我所惜從而棄之耳臣獨以
爲不便夫使所以達主命釋仇講好決疑解紛果不可以

屈國體高不可以激敵志察變應機以制事權國之榮辱已之休戚非素所愛信而知其忠且亮者不可遣也今中行說刑臣也名不齒於國士又陛下之所素惡夫素惡於君則不重其君名不齒於國士則不重其身臣懼其泄國情而開敵釁也弗聽藥布退謂辟陽侯曰子不力諫北邊自此弗寧矣昔鄭伯惡其大夫高克弗能去而使帥師以禦狄次于河上久而不召衆潰高克奔陳春秋書曰鄭棄其師病鄭伯也今使匈奴無乃棄師說以及其介幣乎昔晉之敗于邲也先穀實往楚師楚之敗于鄢陵也苗賁皇實在晉此古人之償車轍也上必悔之

楚王患其令尹蒍呂臣之不能欲去之訪于宜申宜申曰未可王曰何故宜申曰令尹楚相也國之大事莫大乎置相弗可輕也今王欲去其相必先擇夫間之者有乃可耳王蹙然曰令尹之不足以相楚國不惟諸大夫及國人知之鬼神亦實知之大夫獨以為未可寡人惑焉宜申曰不然臣之里有巨室梁蠹且壓將易之召匠爾匠爾曰梁實蠹不可以不易然必先得材焉不則未可也其人不能堪乃召他匠來群小木以易之其年冬十有一月大雨雪梁折而屋圮今令尹雖不能而承其祖父之餘國人與之素矣而楚國之新臣弱未有聞者此臣之所以曰未可也

趙人患鼠乞猫于中山中山人予之猫善捕鼠及雞月餘鼠盡而其雞亦盡其子患之告其父曰盍去諸其父曰是非若所知也吾之患在鼠不在乎無雞夫有鼠則竊吾食毀吾衣穿吾垣墉壞傷吾器用吾將饑寒焉不病於無雞乎無雞者弗食雞則已耳去饑寒猶遠若之何而去夫猫也

客有短吳起於魏武侯者曰吳起貪不可用也武侯踈吳起公子成入見曰君奚爲踈吳起也武侯曰人言起貪寡人是以不樂焉公子成曰君過矣夫起之能天下之士莫先焉惟其貪也是以來事君君不然君豈能臣之哉且君自以爲與殷湯周武王孰賢務光伯夷天下之不貪者也湯不能臣務光武王不能臣伯夷今有不貪如二臣者其肯爲君臣乎念君之國東距齊南距楚北距韓趙西有虎狼之秦君獨以四戰之地處其中而彼五國頓兵坐視不敢窺魏者何哉以魏國有吳起以爲將也周詩有之曰赳赳武夫公侯干城吳起是也君若念社稷惟起所願好而予之使起足其欲而無他求坐威五國之師所失甚小所得甚大乃欲使之餓糲茹蔬被短褐步走以供使令起必去之起去而天下之士如起者却行不入大梁君之國空矣臣竊爲君憂之武侯曰善復進吳起

郁離子疾病氣宛瘵結將散之或曰瘵榮也是養人者也人無榮則中乾中乾則死弗可散也郁離子曰吁吾子過哉吾聞夫養人者津也醫家者所謂榮也今而化爲瘵是榮賊也則非養人者也夫天之生人參地而爲三爲其能贊化育也一朝而化爲賊其能贊天地之化育乎是故命蹈扁鵲之爲醫也流胃滌腸絶去病根而陷余占郁攸者念二切攸者生舜禹成湯周文王之爲君也誅四凶戮防風勦昆吾放夏桀戡黎伐崇而天下之亂載寧其將容諸乎容之無益以戕人也故蟲果生也蟲成而果潰自我而離焉非我已其能養我乎烏乎是殖賊以待戕也從子之教吾其不遠

潰矣

蠔音嘵鹿音第七

智伯圍趙襄子于晉陽使人謂其守曰若能以城降吾賞若子及孫世世保之守者對曰昔者中牟之郵氏有蠔蠔墮于河珠擁之以旋其翅拍拍螢見而憐之游而負之及陸謂螢曰吾與子百年無相忘也螢振羽大笑曰若冬春之不知也而能百年無忘我乎今晉國惟盈天盈盈而恃之是壅禍也壅禍恃盈以蠆尾于人天實厭之晉陽朝亾女必夕亾永亾不寒猶及見之其何有于子及孫是夕智伯爲韓魏所殺

郁離子曰人之度量相越也其猶江海之於藏音織泉乎藏泉之微積而至于海無以尚之矣而海亦不自知其大也故其納不已而天下之大莫加焉聖人之爲德亦若是而已矣是故卅泉納藏泉池納卅若田切溝瀆池澮納溝瀆谿澤納川江河納谿澤而歸諸海故天子海也公侯卿大夫江河也川澤也庶官谿澮之類而萬民皆藏泉也藏泉之於海其相去也不亦大懸絶矣乎而其勢必趨焉其志之感情之達如氣至而蟲鳴也如雨來而礎潤也君人者惟德與量俱而後天下莫不歸焉德以收之量以容之德不廣不能使人來量不弘不能使人安故量小而思納大者禍也汔是若切谷之繘代澀切不可以陵洪濤萬變之駕不可以御飄風大不如海而欲以納江河難哉

仝葛盧鑒側瓜切白枚雜皆朝于魯遇于沈猶氏之觀相脫而失笑從者歸而語諸館交警焉魯人使執渠罢與姑音詁蜣丘良切以示之弗知公山弗扭欲伐季氏問于冉有冉有曰盍召仲尼公山弗扭使召仲尼或謂其人曰子之從夫子也繫衣而饗食今將俎其豆而豐其薪矣而召仲尼爲至必授之政將繩音墨子以繩子其悔哉乃陰嗾徒鉤走使者易其禮仲尼不至將起師冉有曰盍聞諸公乎弗聽遂以

費人攻季氏、問昭公爲師入驚公宮、季桓子拔公以登臺、使行人辭諸費人曰、先君之事先大夫有之、雖然盟主實有命、今斯之事君惠優渥、茂有二命、二十三子不念魯國、不謀子君、而惰臨以兵、其若君與社稷何、且吾聞之蓋不赦烏、祖禹不責、東踈、惟二三子圖之、費人叛戈而走、公山弗擾出奔齊、君子曰公山之伐季氏也、其猶介葛盧之咻（許丘許流二切）狄乎、雖欲召仲尼、卒蒙于其人而弗果、其無成也宜哉、

齊人伐燕取其民、王朝而受俘、喜見于色、謂其大夫曰、寡人之伐燕不戮一人、爲雖湯武亦若是而已矣、

大夫皆頓首賀、已而燕人畔、王怒曰、吾之於燕民盡心爲一朝而畔、寡人德不足爲與、淳于髡仰天大笑、王怪而問之、對曰、臣鄰之富叟疾使巫禱于神、神告之曰、若能活物萬吾當爲若請于帝、去爾疾錫爾壽富叟曰諾、乃使人蒐于山、羅于林、罾于澤、得羽毛鱗介之生者萬、言于神而放之、罔罟所及鍛（所戒切）翅而滅足者、嘈嘈聒聒、蔽野揜谷、明日而富叟死、其子往泣于巫曰、神亦有迋（音狂）乎、問之以實、對巫笑曰、有是、哉是女實自迋、非神迋女也、今燕之君臣相爲不道、而民無故也、君伐而取其財、遷其居、寃號之聲、鄒殷天地鬼神、無所依歸、帝怒不可解矣、而日不數一人、

爲夫人饑則死凍則死不必皆以鋒刃而後謂之殺之也
周詩曰樹怨以爲德君實有焉而以尤燕民非臣之所知
也

郁離子曰嗚呼天下之亂也天亦無如之何矣夫天下之
物動者植者足者翼者毛者倮者鱗音立切如也沸如也
拳如也森如也出出而不窮連連而不絶莫非天之生也
則天之好生亦盡其力矣盡其力以生之又盡其力以殲
之不亦勞且病哉其生也非一朝而其殲也在頃刻天若
能如之何而爲之則亦不誠甚矣

楚令尹疾內結區霧音茂得秦醫而愈乃言于王令國人有
疾不得之他醫無何楚大疫凡疾之之秦醫者皆死於是
國人悉從齊來醫令尹怒將孰之子良曰不可夫人之病
而服藥也爲其能救已也是故辛螫蜜苦之劑礜砒音蕭切
熨灼之毒莫不忍而受之爲其苦短而樂長也今秦醫之
爲方也不師古人而以臆謂戝伯俞跗爲不足法謂素問
難經爲不足究也故其所用無非損洩酷毒之物鉤吻戟
喉之草蕈心彙腦入口如鋒脅胠割劃殲日達夕肝膽洪
裂故病去而身從之不知永之速也吾聞之擇福莫若輕
人之情也今令尹不求諸草茅之言而圖利其所愛其若
天道何吾得死於楚國幸也

郁雖子曰、膏粱可以易豆羹、狐貉可以奪縕絮、民情之常也、是故膏粱不足豆羹可也、狐貉不足縕絮可也、野鳥繫于籠中、而馴者、以食也、籠中之不如山藪入其籠者知之、有童子側木槃而設食、以誘鼠、多獲鼠、一夕逸其一、遂不復獲鼠、今使持擲葉之衣麥麨下汉之餅而招于市曰、捨爾宝、捐而服、而來與我其此則雖其子亦走而避矣、是故不情之事、大人不爲之、

楚王好祥、有獻白鳥白鸛鵠、木連理者、羣臣皆賀、荀卿不來、王召而謂之曰、寡人不佞、幸類先君之遺德、群臣輯睦、四鄙無事、鬼神鑒格、而降之祥、大夫獨不喜、爲願聞其故、荀卿對曰、臣少嘗受教於師矣、王之所謂祥者非臣之所謂祥也、臣聞王者之祥有三、聖人爲上、豐年次之、鳳凰麒麟爲下、而可以爲祥、所以爲妖者、不與爲故、凡物之洿形詭色、而無益於民用者、皆可以謂之祥、可以謂之妖者也、是故先王之思治其國也見一物之非常必省其政以爲祥異、則必自省曰、吾何德以來之、若果有之則益勉其未至、無則反躬自勵、長其僭也、長其易、福而爲禍也、以爲妖與、則必自省曰、吾何戾以致之、若果有之不待貶而改之、無則夙夜祇惕、檢視聽之所不及、畏其蔽也、畏其有隱慝而人莫之知也、夫如是故祥不空來而妖虛其應、今三閭

大夫放於干湘鄢郢東陵皆舉于秦耕夫牧子莫不荷其以拒秦老弱餓饉無蓄雖有鳳凰麟麟日集于郊無補楚國之饑漏而況於易色之鳥亂常之木乎王如不省楚國危矣王不寤苟卿乃退處蘭陵楚遂不振以亾

齊伐燕用田子之謀遍徇來禁侵掠釋其俘而明其民燕民皆爭歸之矣燕王非能行仁義者必有人教之也臣知齊王急近功而多猜不能安受教其將王又皆貪不能長受禁請以計中之乃陰使人道齊師要降者於途掠其婦人而奪其財於是降者皆畏弗敢進乃使間招亾民亾民首鼠齊將士久欲掠而憚禁則因民之首鼠而言于王曰燕人叛齊王見降者之弗來也果大信之下令盡收拘降民之家甲子諫不聽將士因而縱掠燕人遂不復思降齊

鄒離子曰善疑人者人亦疑之善防人者人亦防之善疑人者必不足於信善防人者必不足於智知人之疑已而弗舍者必其有所存也知人之防已而不避者必其有所得也夫天下之大爲得盡疑而盡防之哉智不足以知賢否信不足以弭欺詐然後雖爲惟恐人以我之所以處人者處我也於是不任人而專任已於是諛者隱識者避

哲者愚功者拙廉者匿而圓曲頑鄙之士盈于前而疑與防愈急至於術窮而身債愈悔其防與疑之不足不亦痛哉

郁離子曰嗚呼吾今而後知以訐爲直者之爲天下後世害不少也夫天之生人不恒得堯舜禹湯文王以爲之君然後及其次爲豈得已哉如漢之高祖唐之太宗所謂間世之英不易得也皆傳數百年天下之生賴之以安民物蕃昌蠻夷猾夏文物典章可諷其功不絕乃必搜其失而斥之以自奉大使後世之人舉以爲詞曰若是者亦足以受天命一九有則不顧其長而效其短是豈非以訐爲直者之流嘗哉或曰史直筆也有其事則直書之天下之公也夫奚訾郁離子曰是儒生之常言而非孔子之訓也孔子作春秋爲賢者諱故齊桓晉文皆錄其功非私之也以其功足以使人慕錄其功而不揚其罪慮人之疑之立教之道也故詩書皆孔子所刪其於商周之盛王存其頌美而已矣